

随笔

域外见闻

知味

海岛采药人

梁凌

在海岛的峭壁上,我见到了那对采药人。

海上的朝阳刚刚升起,青青的海,蓝蓝的天,海天之间,一座绿绿的山。山的一侧,拔地而起十几米高,是山石滑落形成的崖壁,露出褐色的巉岩。女人,就贴在这山腰上,站在巉岩顶,花青色头巾,雪白的袖套,手里拿一把小锄。她的左边是海,右边也是海。海风,把她的青头巾,“扑啦啦”地吹起,像一面飘扬的旗。海上的紫外线很猛,盛夏七月,她把自己,裹成一个“粽子”,大大的头巾,裹住了大半个黝黑的脸,长长的袖套,一下子拉到腋窝处。她弯着腰,向崖壁下张望,“呜里呜啦”地说着我听不懂的话。

她的男人,还在崖壁下,左脚踩着一块大岩石,右脚努力地向山上攀,试一次,失败,再试一次,又失败。女人更着急了,一个劲地“哇啦”,看样子,是在训斥男人笨。男人不语,擦擦汗,重新又上。他的手,使劲地向山上扒拉,试图抓到什么,却什么也抓不到,八九十度的崖壁上,只有粗糙的石。男人很无奈,拿着锄,望山兴叹。

我站在崖下看,不知道这对夫妻要做什么,站在上面的女人,让我担心,我怕她一不小心会头晕发慌。下面的男人,我也不希望他“能够”爬上去,若是爬到半山腰,一个小疏忽,后果不堪设想。

“你们爬那么高做什么?”我忍不住问上面的女人。

“采药啊!”海风,把女人的声音吹得缥缈缈缈。

女人的回答,突然让我想起:这个地方,原是传说中的“东胜神州”,“郁郁苍梧海上山”,苏东坡来过,说此地“草木皆仙药”。

“山上有什么药?名贵吗?”我问下面的男人。我想,如果不是什么特别名贵的药,值得这么拼命?!

“名贵呀,黄连,百合,大紫草。以前的药材很多,山上到处都是,现在,采的人多,越来越少,要不然,我们也不会这样辛苦。”男人说。

大紫草是什么?我问。

大紫草啊,我好多年也没有见过了,男人说,小时候见过,那是天然的美容化妆品,治疑难杂症。前些年,听说也有人看到过,见的人激动坏了。在市场上,你也许能看见,但那都是蒙人的。

女人在崖上有些不耐烦了,指指天上的太阳,对男人喊叫,你看看太阳都老高了,还不快快上?!

我问,你们今天采什么?

男人说,见到什么合适的就采,夏天,采的最多的是山楂、甲梗、柴胡,就这,也要看运气。

男人重抖精神,重新上。女人爬在崖壁顶,把她的锄,努力地伸下来,让男人抓。男人不抓,而是把鞋脱下来,甩开手背,往山上扔去,然后,光着脚向上蹬。他的身体,紧紧地贴在石壁上,远远看去,像一只黑色的壁虎。

这次,男人终于上去了,女人笑了,用自己的头巾,给男人擦擦一头的汗。然后,他们背起竹篓,扛起锄,往传说中的“仙山”里走。他们的头顶,流着白白的云。

我在山下,独自一人,望着无边的海水,发呆。

在此之前,如果你问我:“喜不喜欢与海相伴?”我会欣然曰:“当然!”你再问:“喜不喜欢做采药人?”我会一脸向往:“那是神仙!”

而今天,我看到的,这对海岛上的采药人,背篓里装满着的,是生活的艰辛,远不是想象中的浪漫。所谓诗意,有时候,只是一些脱离劳作的人,站在远处的遐想。

药不是说到这里,摇摇头,说回了正题:“我对那个罐子太熟悉了,到现在都忘不了。就在诸葛亮亮的袖口处,也有这么一个白口。”

“一模一样?”我连忙追问。这可是个相当关键的发现。

药不是按住太阳穴,额头青筋浮现,似乎头疼得厉害:“太具体的细节我不记得了,但肯定有那么一道痕迹。我还回过我爷爷,是不是别人给刮的。我爷爷只是呵呵一笑,说不是,但也没解释。”

我能理解他此时的心情。这个发现虽然意味不明,但里外都透着药家不清白,他们和老朝奉之间的关系扑朔迷离。如果继续往下深挖,很可能先把自己家人也牵扯进来。

打假打来打去,打到自己家身上,这确实是个非常尴尬的处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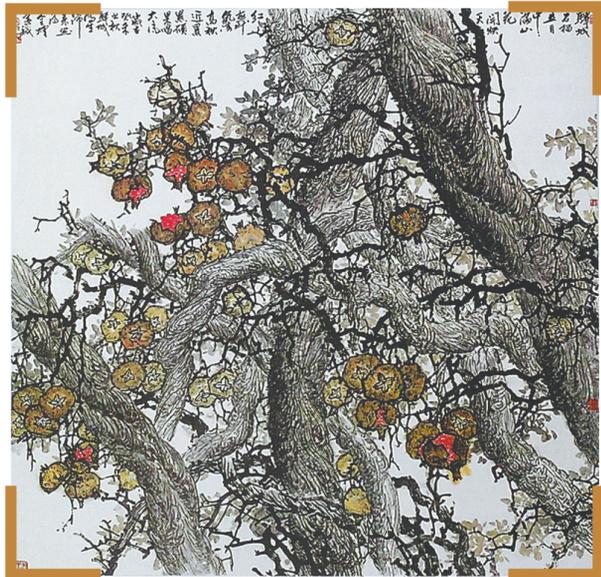
“今天太晚了,明天咱们俩再商量吧。”我宽慰道。

“不行,这事得说清楚!”药不是猛然一摆手,示意我先不要走,然后飞快地从胸前

跑遍了大半个欧洲,比利时却从来没有出现在我的旅行计划中,这里似乎没有什么特别能吸引我的东西。比利时之于我的最初印象,大概也是因为足球。当你对于一个目的地无欲无求的时候,它却往往会让你给你不错的印象,虽然不一定有惊喜,但一定不会有失望。

比利时是一个小国,通用语言却有三种:荷兰语、德语、法语。这三种语言也是这个国家的官方语言。这是因为比利时领土北接荷兰,东邻德国,下连法国,相应地区受邻国影响较大,便通用该国语言。据说比利时人从小学习所在地区通行的语言,上了小学之后会学习另外两种官方语言,等上了中学就开始学习英语。所以大部分比利时人都可以在荷兰语、德语、法语和英语这四种语言间自由切换。

布鲁塞尔是比利时的首都,也可以说是欧洲的首都,因为欧盟的总部就设在这里。所以从意大利来到这里,总是有种从落后的旧社会来到文明社会的感受,或是从古代文明来到现代文明的感觉。因为并没有什么计划,所以这几天真的就是瞎逛。还好城市并不大,随便走走也还是可以看见撒尿小童、布鲁塞尔大广场这样在攻略上排名靠前的景点。倒是很喜欢布鲁塞尔的城市面貌,街道、建筑和城市氛围,都和邻国荷兰非常像。甚至连从机场到市内的火车都有一节车厢是荷兰火车常见的黄蓝配色,上面还印有荷兰国铁的标志,简直就是融为一体两个国家。



硕果累累唱大风 朱全增

博古斋

元朝记录雾霾

谭萍

目前对雾霾天最早的记录可追溯到元朝。据《元史》记载:元天历二年(1329年)三月,由于前年冬天没有降雪,春天又少雨水,天气异常干燥,导致“雨土,霾”,“天昏而难见人,路人皆掩面而行”。至元六年(1340年)腊月,“雾锁大都,多日不见日光,都(城)门隐于风霾间”。由此可见,元代史籍中所记述大都的这两次“霾灾”,持续时间较长,能见度很低。

为什么元代以前史料中很少见到雾霾,而在明清时期雾霾却时常光顾京城呢?有气象学家研究认为:一是元代以前有关北京地区的气象资料记录极少,特别缺少“原始气象资料”的记录和整理;二是与北京的地理有很大关系。北京地势三面环山,由西北

向东南形成一个“北京湾”,从西北到东南逐渐处于平原开阔地带,雾气、风霾最易集结;三是元代以前北京地区没有形成较大的城市规模,出现雾霾天气的频率相对较低;四是明代以后随着城市规模扩展,建筑物不断增多,空气流动速度下降,雾霾发生的概率相应提高了。

“霾灾”较大的危害是影响交通运输,古代也是如此。明清时期盛行漕运,也就是使用运河的船只把粮食运进京城,“霾灾”一发生,水路难通,京城的粮食存储量急剧减少,时有告急。

古人对雾霾灾害的认识很肤浅,人们多认为是老天爷降的“霾灾”,所以多求神灵保佑,“以期感动上苍,赐下甘霖”。

据传光绪年间京城曾出现一次严重的“霾灾”,数日不散,慈禧太后也曾令人在紫禁城内“祭天驱霾”。而民间遇有“霾灾”出现时,人们多到龙王庙前拜求龙王“驱霾祈雨”,并在庄稼种植上采取相应的措施。

刘哲

知道布鲁日也是因为足球,因为布鲁日有足球队在征战比甲联赛。后来听说这个小城特别美,这次时间充裕,便坐了一个小时的火车去了一趟。

再次印证了我说过的观点,小地方总是比大城市更讨人喜欢。从城市的大体面貌上说,布鲁日和布鲁塞尔并无大的差异,毕竟比利时本身就是一个小国。但是布鲁日真的是非常精致。典型的西欧小镇,整洁、干净、不拥挤,房子和街道都让人不自觉地心生喜欢。而且这里比布鲁塞尔更像荷兰,并不宽大的房屋立面,加上三角形的房顶,跟荷兰的房屋并无二致;穿梭于城市每个角落的石板路上,总会有骑自行车的人疾驰而过。稍宽的马路两边都设有专用自行车道。这里的人连出行方式都像极了荷兰人。

不得不提一笔的是比利时甜点。很多人都知道,比利时是巧克力王国,所谓王国,就是不管在大城市还是小城市,几乎走在任何一条街道,每过10秒钟就能看到不同的巧克力商店和甜品店。像 Godiva 和 Leonidas 这样在国内看来属于巧克力中奢侈品的品牌,在比利时随处可见。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并不为世人所熟知,但是在当地享有盛名,价钱也并不比 Godiva 便宜的品牌。

某人从来都是热衷于咖啡的,但是到了比利时,更多地喝起了热巧克力。比利时人喝热巧的方式也很特别,他们会给顾客一块巧克力,一个小木勺扎在上面,然后给一杯热牛奶,顾客自己拿着巧克力在热

牛奶中搅动,待巧克力慢慢融化,就变成一杯热巧。

除了甜品和巧克力,布鲁塞尔街头随处可见的还有书店,这让我对这个城市的好感倍增。在这个充斥电子产品的年代,国内已经没有很多人愿意捧起一本书来阅读。相比之下,欧洲的阅读氛围比国内浓很多,而布鲁塞尔则更甚。我们无意中走进一家外形颇大的建筑,本以为是书店,走进去之后才发现是城市图书馆。进入的时候根本不需要出示任何证件,里面有着舒适的阅读区域,甚至有专门给儿童和婴儿的阅读区域。在这样的时代,一座重视阅读的城市,反倒会让人觉得质朴,高贵的质朴。

当然,这个国家能成为欧洲的心脏,并不只是靠这些。它自然有它不同于别的国家的地方。有天下午,在布鲁塞尔大广场看到的一幕让我突然心生感动,一位貌不惊人的中年男子手里拿着一张简陋的硬纸板,上面写着“free hugs”。这是从美国流传开来的一项运动,旨在通过与陌生人拥抱的行为,向周围的环境传达温暖与爱。我们都知道去年十一月巴黎恐袭的嫌犯都逃到了布鲁塞尔,并在这里被悉数抓获。这个城市曾一度被恐惧所笼罩。但是这几天,在这里,士兵和警察并像在法国和意大利一样随处可见。当然也是因为这里的游客并不像法、意那么多。但是更多的,我想还是这里的人民更愿意用“free hugs”的方式,走出家门,走出恐惧,把温暖和爱在陌生人之间传递,用文明的力量来抗击邪恶,用温暖和爱来融化恐惧。

民俗

新娘下轿搦虎头

梁海潮

在嵩山婚俗中,新娘下花轿婆婆要让媳妇搦虎头,寓意生个孩子虎头虎脑,结实健康。传说虎头是女娲娘娘的化身,是保佑孩子一生平安的护身符。另一层含义是新媳妇进门后当家做主的虎符印印(即扎根虎头)。虎头用红绸布包着,后面要缀在小孩帽子上,虎头生威镇恶驱邪,许多家庭还把虎头作为传家宝代代相传。

虎头一般以白银打造。民谣中有“虎头缺耳缺眼缺舌,生个孩子是信球(傻瓜)”的说法。所谓“生龙活虎”,虎头要活眼活舌,预示生的孩子耳聪目明会说会道健康活泼,所以登封历代银匠都非常讲究。登封紫云祥银匠炉四世传承金嵩山秦天禄,集四代人传承智慧和嵩山婚俗所研制打造出的新娘虎头,文化内涵深厚,其创意和锻造技艺被申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图)。

随着时代发展,现在很少人往小孩儿帽子上缀虎头了,新媳妇“搦”虎头已演变为新媳妇佩戴虎头。

虎头上端项链穿梁为鳌花而成的天河,天河中有鸳鸯戏莲,莲花象征圣洁吉祥,寓意百年好合(荷)莲生贵子;穿梁下边的圆盘是伏羲女娲滚磨成亲传说的磨盘,篆刻着龙凤呈祥,象征着团团圆圆;虎冠为展翅蝙蝠,寓意福(蝠)从天降天官赐福;虎头脑门上醒目的王字彰显虎威和王者之心要积德行善;两只灵活的耳朵篆刻的是两朵梅花,寓意美(梅)言盈耳八方,美满幸福一世康。虎眉图案是白菜,其意为百业兴旺百财增长;两只圆圆的眼睛是两个喜娃娃头像,寓意一双儿女日月灿烂前景辉煌;虎鼻是一条金鱼,寓意年年有余余福无边;大而阔的虎口则根据民谣“口大吃四方”而制,寓意呼风唤雨招财进宝;虎须则与脸颊两侧茁壮向上的饱满麦穗,其意为丰衣足食五谷丰登;虎头下方是翩翩飞舞的蝴蝶,预示飞黄腾达比翼双飞。蝴蝶下面的中国结,则有更深远的寓意。相传中国结是伏羲女娲在嵩山玉

镜湖捕鱼的渔网演变而成,自古以来就成为男女间表达海誓山盟的爱情信物。中国结下方的圆与虎冠上方之圆对称,是伏羲女娲滚磨成亲的两个磨盘,寓意鸿运滚滚一生平安。最下方是六个虎子,虎子中间是两把开天斧,寓意六六大顺,多子多福,人丁兴旺,兵强马壮;尤其两把开天斧,融合了盘古开天辟地的美好传说,寓意后代大刀阔斧开疆拓土,胸怀远大前程无量。长项链在上,上为天,磨盘神斧于下,下为地,寓意天长地久,美满幸福。

这款虎头饰件,凝聚着登封紫云祥银匠秦天禄的智慧:白菜为目,日月为耳,梅花为鼻,金鱼为舌,麦穗为须,蝴蝶为喜结,蝙蝠为祥冠,上有鸳鸯戏水,那是爱河的源泉,下有虎子护福,那是希望的明天……婆婆把一个充满美好祝福活灵活现的虎头饰件佩戴在新娘胸前,银光四射,尊贵典雅,无比幸福喜悦和自豪。



柠檬蟹肉汤

吴昆

从小我就喜欢吃螃蟹,各式各样的螃蟹佳肴我都非常喜欢,所以这次一到澳洲出差,公事停当后便去找当地的朋友,请她带我去品尝澳洲的螃蟹佳肴,朋友便带我去品尝澳洲特色的柠檬蟹肉汤。

朋友介绍说这柠檬蟹肉汤可是大有来头,古时当地盛产海蟹,黄香肉多,是当地居民常吃的食物,一天,大家正围坐在一起品尝蟹汤,一个青柠檬从树上掉进锅里,煮好之后异常鲜香,众人一品更觉美味无比,这道柠檬蟹肉汤便诞生了。虽然蟹子不缺,但是在那个没有技术的年代,上好的柠檬却是极其难得,所以柠檬蟹肉汤一直是族长王室才能够享用的美味,直到柠檬种植技术成熟之后,这道美味才得以广泛推广。

听到朋友这样说,我早就迫不及待地想尝尝这道皇室美味。到了店中,侍者端上了传说中的柠檬蟹肉汤,一阵鲜香迎面扑来,既带有海鲜特有的香气,还有柠檬的阵阵果香。定睛一看,蟹肉晶莹剔透,令人食欲大开;柠檬的点缀更使蟹肉汤别致淡雅。尝上一口蟹汤,顿时鲜香满口,又带着丝丝酸甜,很是美味。蟹肉松嫩,柠檬别致,还真是别有一番风味,带给我一种别样的感受。

我问侍者能不能将制作方法传授一下,侍者笑着说:“您不是第一个想要制作方法的客人了,几乎尝过这道柠檬蟹肉汤的客人都想要制作方法,这道菜是上帝赐给人类共有的,我们早就印好了制作方法,就在柜台,您走的时候可以拿去一张。”我不禁感叹澳洲人真的是太好客和无私了。

这道美味的柠檬蟹肉汤的制作方法并不复杂,现将蟹肉挖出备用,将锅加热后放入一块黄油烧化,放入洋葱片和芹菜爆炒一下。另起一锅,倒入清水和红辣椒,将洋葱片和蟹肉放入煮熟。最后再加入盐和雪利酒,在放入事先切好的柠檬片煮沸装盘,最后将蟹壳点缀装饰即可。

新书架

《黑暗弥漫》

张宁

这是一部堪比《辛德勒名单》的著名二战题材小说,该书曾在海外引发轰动,并由波兰大师级导演阿格涅丝卡·霍兰执导拍摄成电影,角逐第84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本书根据二战真实故事改编,讲述在无尽黑暗的地下管道里,一个小小人物以一己之力,拯救万道里一个犹太人的故事。继《辛德勒名单》后,再次弘扬了伟大的人性。

故事发生在二战伊始,波兰沦陷。德军建立奥斯维辛等集中营,大肆屠杀犹太人。波兰利沃夫的下水道成为幸存犹太人的最后一块庇佑之地。在这暗无天日的肮脏角落里生活的男女老幼,伴随着无尽的黑暗、人兽的潮湿、肆虐的老鼠、致命的大水以及不可抑制的绝望。而他们的命运,仅仅维系在一个“唯利是图”的下水道工人奥波得·苏哈的身上……他们的命运何去何从?“小人物”又是如何脱变,创造奇迹,闪烁着熠熠生辉的人性光芒?

本书在英国出版后十年内多次被《泰晤士报》评为最受读者欢迎图书奖,同样也是一个奇迹。迄今全球销量超过百万册,荣获奖项:英国惠特贝瑞图书奖,“全国犹太图书协会”小说奖。

连载



会产生药不在身边的错觉了。

次日一早,我们坐上药不是的那辆奔驰,往北京赶。康主任闻讯赶来,跑过来又是道歉又是告饶,死活不让走。药不是放下车窗,冷冷地对他说:“你要是有心,就把刘振武好好安顿一下。欠的债,得先还上,不然报应来了可躲不过去。”

康主任一愣,不由得倒退几步,不敢再向前来。药不是把车窗重新关上,淡淡地对司机道:“开车。”

我望了望后窗,康主任呆呆站在原地,失魂落魄一般。当年老徐坑刘振武那件事里,康主任肯定也扮演了关键角色,法律上抓不住他什么错,不妨就让我们顺手教训一下。

这就是所谓的“邪不胜正”。无论造假者如何气焰嚣张,他的内心始终认为这是不对的。有人拼命礼佛,有人愿意捐点小钱,都是出于这种恐惧,给自己找找平衡。康主任内心深处,必定也对此事怀有愧疚,这次算是给他弥补的机会。

对真实的敬畏,是每个人良心深处的一条底线。有这条线在,胆子再多,也压不倒真品。但是,若是制假者突破了这条底线,那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可怕的怪物。

我忽然在想,老朝奉会不会就是这么一个人,一个毫无顾忌、毫无愧疚的魔王?那么他主动现身向我,到底是遵从良心

的召唤想要忏悔,还是别有图谋?奔驰车上有司机,因此我们两个也没有深谈什么话题。

我望着窗外,胡思乱想地发呆。药不是一直皱着眉头在看照片,双肩平直,背部肌肉紧绷,始终处于一种很紧张的状态,无法放松。

我家三代与老朝奉为敌,都没紧张到这地步。

从卫辉到北京距离大约有六百公里,路上也不太好走。我们溜溜地开了一天,天擦黑了才进市区。快进城了,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我们的行踪对五脉来说是秘密。如果就这么闯进药家,岂不是把我们两个全暴露出来了?!

药不是道:“咱们去的,是药家的别墅,那地方是我爷爷住的地方,他喜欢清静,所以大部分人都不住那儿。我爷爷死后,那里就一直空着。”

我一下子想起来了,原来是那里呀。我办佛头案时,去过那间位于城东的小楼,跟药来过有一番谈话。他提醒我五脉之后,还

有黑手,让我当心。若没他提醒,恐怕我也走不到今天这一步。

唉,后面的事情演变,谁能想到呢。

我们驱车很快来到药家的这座别墅。院子依旧素雅,乌檐碧瓦,在如今的北京也不多见。可惜物是人非,主人已去,只剩下空落落的一间宅院。人口的防盗门紧闭,表示这里久无人居。

说来也怪,一间屋子,是空置很久还是常有人住,很容易就能感觉到;一件物件,是藏在古墓里千年无人碰触,还是常被别人盘着,一眼就能看出来。“人气”这个东西吧,看不见,摸不着,科学也没法解释,但我们就是能感觉到。这宅院的人气还有,只是非常稀薄。看来药家一死,这非没什么人来了。人气一去,连温度都会降下来。

药不是站在别墅门口,怔怔地抬头看着这栋小楼。我本以为他会怀念一阵,可药不是只看了十几秒,便把视线收了回来。他很克制,每次都会把情绪收敛起来。这需要很强的意志力,我可做不到。